

## 亲身经历

## 板栗芳香香几许

■叶亦竹

困意过了头,一下子睡不着,我偷偷打开手机,翻起了带红点的微信。

不经意间,看到兰妮发来的微信,先是两幅图片,画面是葱绿的板栗树。接着留言:

“竹竹!我前几个月去田里拍的,这田租给人养小蜜蜂了,1000元一亩,今年已经第三年租了,谢谢您们。”

“要是顺路,您可以去采板栗吃,本应该我采了拿给您们吃,但您太客气不敢送了。”

“我永远会记住您们!我经常在网上看见您到老百姓家,老百姓都喜欢您。祝愿您为老百姓做更多事!”

读罢微信,我那模糊的记忆又清晰了起来。

兰妮,本是江南农村一妇女。2010年,她与丈夫协议离婚,儿子随母亲生活。由于他们生产队分田后是30年不变的,起初分田时儿子还小,土地问题没有重视,田地也没有分割,由前夫一人管控。

后来,儿子长大了,土地也值钱了,于是两人嚷着要分田了。分来分去分不下去,农田成“战场”,爱恨情仇纷纷上场拼杀。你去种我来毁,谁都别想种,一见你就死我活的,发生过冲突打架。本案相对弱势的兰妮,为了争自己和儿子的“名分田”,频繁向村两委、乡政府、派出所、法院等求助,由于千头万绪难理清,警情频频、信访纷纷,一闹闹了四五年。

一天上午,兰妮又报案,说其前夫将她种的栗树苗拔掉了。她在派出所偶然看到我与法官、村干部联手调解纠纷的场景。兰妮在场外偷偷看了很长时间。

第二天,所长跟我说,兰妮给他发短信了,兰妮说跑了这么多年,早已身心疲惫,她和儿子还是得不到田,已经有了死的决心,大不了跟前夫拼个“鱼死网破”。但是,昨日所见的调解,让她看到希望,点名要求竹竹我去解决她与前夫的“冤死结”。

当时纠纷地不归我“管辖”,既然所长说了,我就越俎代庖,走进这难题。串百家户、访生产队、问村两委、跑乡政府,掌握第一手资料,寻找

契机。为免“互相扯皮”之忧,主动联系人民法院、信访局、司法所,择日来一个“诉调衔接”,共商破解难题。

随后的一天,别开生面的调解开始,民警、法官、村干部、信访和司法干部共同参加。我们学起了“枫桥经验”,有理讲理,理讲不通,法律解决,法不能至,动之以情,情理不通,以德润心。从上午鏖战到下午2点多,无数次冲突、无数次报警、无数次调解,在此时画上圆满句号。

从此,男女双方安居乐业,欢声笑语洒落田间。时过境迁,昔日的“战场”今夕的“聚宝盆”,到今秋,栗树成林,金杆银枝沐骄阳,栗蓬紫玉闪珠光。兰妮怎能不开心!

## 闲情逸致

## 童年的故乡

(外一首)

■河流

我的故乡在大山那边  
那里有我永恒的思恋  
每当白云从头顶飘过  
便会留下无穷的挂牵  
小溪在山洞叮咚咚  
山茶花开得漫山遍野  
爷爷的故事像山间的竹笋  
奶奶的摘茶老是那么香甜  
写过的作业早已忘怀  
尝过的酸枣总涩心田  
啊,那金色一样的年华  
那梦幻一般的季节

我的故乡在大山那边  
那里有我永恒的缠绵  
每当乡情从心头掠过  
那便是我最美的时刻  
小鸟在树上叽喳喳  
油菜花开得如诗如画  
阿爸的嘱托是殷切的期盼  
阿妈的唠叨就像最美诗篇  
听过的童谣早已忘怀  
念过的乡情总挂心田  
啊,那好美好美的年华  
那永难忘怀的季节

## 我是高山一小溪

我是高山一小溪  
像条玉带从山涧飘起  
带着纯洁,带着信念  
一心去追寻大海的秘密  
辽阔的草原为我欢歌  
神秘的大漠给我鼓励  
尽管旅途那么坎坷坎坷  
只有追求生命才会更有意义

我是高山一小溪  
搭一道彩虹从蓝天飞起  
带着理想,带着勇气  
努力去追寻大海的秘密  
美丽的山花儿为我送行  
多情的鱼儿永远不离不弃  
千里万里都是奔腾浪花  
梦想的世界才会更加美丽



## 百姓故事

## 至亲的奶奶

■丁洁芸

在仙居城关的一个村庄里,住着我的奶奶。母亲生我不到一周,由于身体虚弱,家中无人照顾,便将我托付给奶奶抚养。奶奶家中条件不好,总是忙着日出而作、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。母亲怕我受苦,犹豫着,而奶奶许诺道:我会好好照顾这娃的。就这样,我成了奶奶的孩子。听母亲说,那时奶奶总将好吃的东西留给我,自己舍不得吃,也不让自己的孩子吃。奶奶爱我胜过爱自己的孩子。

一晃眼,就是四个年头,我从襁褓中的婴儿茁壮成长了黄毛小丫。那时的日子欢快逍遥。我成天在山中疯野,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。每当日近黄昏,我骑在牛背上,听邻居男孩悠扬的牧歌。奶奶犹如这青翠叠嶂的山峦,她那爽朗乐观的性情,给了我最初的人生观教育。

记得有一年,家中实在没有菜下锅。奶奶带我去田里,采了

许多番薯藤。回家后,奶奶就用清水加盐煮熟了下饭。尽管不好吃,但我吃得“津津有味”。

记忆中最深刻的,便是奶奶家中照明用的灯。那时由于收入少,全村人点的都是油芯灯。一般还不到晚上7点,奶奶便催着小孩们睡觉。当时条件虽苦,奶奶却对我视如己出。

每夜,我睡在奶奶身旁,感觉是世上最幸福的小孩了。

时间飞快,5岁那年,母亲来接我回城里受教育。临行前,奶奶哭了。几年的同床共寝,奶奶不舍下我这个干闺女。奶奶去镇上买了一块格子布,连夜赶制了一件衣裳送我。

城里的生活与乡下截然不同。我整天在家嚷着要回去,回到那个无拘无束的农村,回到骑在牛背上放歌的日子。母亲依了我,又将我送回奶奶家里。

这次适逢奶奶家里造房子。房子造好后,奶奶去镇上买了一盏25瓦的钨丝灯泡。那时全村用电灯的只有几户人家,这是奶奶引以自豪的。

6岁的时候,母亲又把我接回了城里。我渐渐收敛了放逐的心,游进了知识的海洋。光阴荏苒,如今和奶奶的缘分有45年了。6岁以后,奶奶时常来城里看我。再后来,我们举家搬至玉环。

由于当年的通讯条件和一些原因,我和至亲至爱的奶奶断了联系达30年。我无尽的思念,终于托仙居同事找到了奶奶,将亲情续上。

而今,得益于新农村建设,奶奶住在了几层楼高的小别墅里。但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没变。奶奶已80多岁高龄,白发如雪,眼睛也不如前,却依然硬朗乐观。

奶奶一直是我人生路上的启明灯。她用其一生的待人处世,让我明白了几个道理:遇再大的挫折,笑一笑,苦的日子就过去了;微不足道的善良和他人对你的恩情不能忘;好的东西,要分享给大家。愿我至亲的奶奶、奶奶健康长寿!有你们在身边,我还是那个调皮的小孩。

## 真情流淌

## 父亲的“遗产”

■周勇

再交给母亲,母亲往往会给

200元钱买烟。

这钱,难道真是父亲的烟

钱吗?

父亲平日里除了沉默寡言,

最大的爱好便是抽烟。

在省电力公司和地方电厂,

还有退休时所在的国营机械厂,

父亲上班就是上班,很少和人扯

闲话,下了班就回家。他也没

什么大的爱好,如果说有,那

便是伺候烟。他下班无论多

晚,总是会往乡下老冲跑。

因为老冲坳有一块地,面积也

不算大,但地里种着烤烟。

有时候,父亲还教我用三

股细索搓成粗索子。

秋天到了,父亲将地里的

烟收上来。掰开索夹紧烟叶,

一匹一匹黄烟叶垂挂在屋檐下。

父亲交待我,记得收烟。

要不然下雨淋着了,就完了!

我开始不以为然,有一回烟淋

着雨,挨了父亲一顿骂。母亲

就说:“烟是什么好东西吗?

不抽要你的命是吧?”从此,

父亲发工资,往往自己去取,

都放凉了!自己热一下!”

这个时候,我便抢着去往灶膛里加柴,“爸爸,我帮你热一下菜!”

父亲边吃饭边给我讲他与烟的故事。他说自己17岁便开始抽烟了,小时候的农村一穷二白。爷爷带着他去地主家当雇工。累了,爷爷就掏出烟袋烟盒,要父亲替他装烟丝。父亲瞧着瞧着,以为天下的男人都有一个爱好——抽烟,会抽烟,就等于长大了!

吃完饭,父亲便扯稻草搓烟索。

有时候,父亲还教我用三

股细索搓成粗索子。

秋天到了,父亲将地里的

烟收上来。掰开索夹紧烟叶,

一匹一匹黄烟叶垂挂在屋檐下。

父亲交待我,记得收烟。

要不然下雨淋着了,就完了!

我开始不以为然,有一回烟淋

着雨,挨了父亲一顿骂。母亲

就说:“烟是什么好东西吗?

不抽要你的命是吧?”从此,

父亲发工资,往往自己去取,

再交给母亲,母亲往往会给

200元钱买烟。

这钱,难道真是父亲的烟

钱吗?

父亲平日里除了沉默寡言,

最大的爱好便是抽烟。

在省电力公司和地方电厂,

还有退休时所在的国营机械厂,

父亲上班就是上班,很少和人扯

闲话,下了班就回家。他也没

什么大的爱好,如果说有,那

便是伺候烟。他下班无论多

晚,总是会往乡下老冲跑。

因为老冲坳有一块地,面积也

不算大,但地里种着烤烟。

有时候,父亲还教我用三

股细索搓成粗索子。

秋天到了,父亲将地里的

烟收上来。掰开索夹紧烟叶,

一匹一匹黄烟叶垂挂在屋檐下。

父亲交待我,记得收烟。

要不然下雨淋着了,就完了!

我开始不以为然,有一回烟淋

着雨,挨了父亲一顿骂。母亲

就说:“烟是什么好东西吗?

不抽要你的命是吧?”从此,

父亲发工资,往往自己去取,

再交给母亲,母亲往往会给

200元钱买烟。

这钱,难道真是父亲的烟

钱吗?

父亲平日里除了沉默寡言,

最大的爱好便是抽烟。

在省电力公司和地方电厂,

还有退休时所在的国营机械厂,

父亲上班就是上班,很少和人扯

闲话,下了班就回家。他也没

什么大的爱好,如果说有,那

便是伺候烟。他下班无论多

晚,总是会往乡下老冲跑。

因为老冲坳有一块地,面积也

不算大,但地里种着烤烟。

有时候,父亲还教我用三

股细索搓成粗索子。

秋天到了,父亲将地里的

烟收上来。掰开索夹紧烟叶,

一匹一匹黄烟叶垂挂在屋檐下。

父亲交待我,记得收烟。

要不然下雨淋着了,就完了!

我开始不以为然,有一回烟淋

着雨,挨了父亲一顿骂。母亲

就说:“烟是什么好东西吗?

不抽要你的命是吧?”从此,

父亲发工资,往往自己去取,

再交给母亲,母亲往往会给

200元钱买烟。

这钱,难道真是父亲的烟

钱吗?

父亲平日里除了沉默寡言,

最大的爱好便是抽烟。

在省电力公司和地方电厂,